

補注蒙求

三





補注蒙求卷第

蔣詡三逕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拉陵人為兗州刺史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盃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楊僕移關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為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既有功亟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徙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為弘農縣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

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妹高陸公主拜尚書郎武帝時拜度支尚書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壽王議鼎杜林駁堯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為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以為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



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  
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  
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  
出迺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 後漢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議郊祀制  
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僉  
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  
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終大司空

西施捧心孫壽折鬢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

西

求三

二

美

以美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美越王句  
踐獻之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 後漢梁  
冀為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紱比長  
公主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嚙粧墮馬鬢折鬢  
步齟齬笑以為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  
之及冀敗自殺

靈輒扶輪魏顆結草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飲宣子  
酒伏甲將攻之公喉夫熬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  
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明死之初宣  
子田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  
其半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

之使盡之而爲之輩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公爲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擊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左傳曰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傾寫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暇顛先割啗之於是

平子四

卷三

三

吳中

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體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任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寫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往二弟情與曇也二謝安石與萬石也晉書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

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兄行有人倫  
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  
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為荊州刺史為王敦所害  
澹臺毀璧子罕辭寶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  
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舟子羽左操璧右操劍  
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  
毀而去左傳曰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  
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獻之子  
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  
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為善司馬稱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君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  
思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  
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  
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守幸其宮追感  
念蒼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  
泣下幸其陵祠以大牢舊注云後漢司馬徽字德  
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  
好有鄉人問徽安否荅曰好有人自陳子死荅曰  
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  
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雲梯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

徒常百人自父黨夙儒偕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措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務辭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即魯般也

田單火牛江道藝雜

四百三十一

求

五

吳中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緇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晉書江道守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郝浩請為諮議參軍遷長史時堯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云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



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  
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  
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擊之襄  
遂小敗道後遷大常

蔡裔墮盜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為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  
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墮故殷浩為中軍將  
軍北征委以軍鋒焉魏志張遼字文遠鴈門馬  
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將軍舊注云江  
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陳正多輟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

四百七

卷三

六

只天中

為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  
亦媿之久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又莫  
敢取平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家迺負郭窮巷以  
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輟負歸謂其子仲曰吾  
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  
其所為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  
乎卒與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  
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從高祖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子平恣所為不問出  
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凡  
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為左丞相呂后時  
為右丞相又相文帝乃薨前漢李廣隴西成紀

人世世受射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  
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  
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為用元狩中  
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惑失道青欲上  
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莫府上簿廣謂  
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  
泣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

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為京兆史放縱不拘後  
為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  
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  
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  
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晉書  
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中為  
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  
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  
池簡每出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  
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

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  
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交甫解珮

舊注引博物志云蛟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  
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  
人今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綃淵  
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蓋蛟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  
有蛟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裝珮兩明珠大如雞  
卵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  
也遂下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以與交甫  
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珮顧二女忽  
然不見

龔勝不屈孫寶自効

朝繁切

前漢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二人相友並著  
名節世謂楚兩龔哀帝時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  
政乞骸骨莽後遣使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復  
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  
郡太守縣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勝  
稱病篤東首加朝服捉紳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  
以報今老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主哉語畢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  
太山太守數日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  
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

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  
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  
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  
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  
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  
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  
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  
不可誣身誣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  
忠聞之慙上書薦寶平帝時為大司農

呂安題鳳子猷尋戴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

四

卷三

九

葉上

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  
去喜不覺猶以為忻鳳言凡鳥也 晉書王徽之  
字子猷右軍羲之之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  
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  
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  
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  
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  
便夜乘小舡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  
其故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  
至黃門侍郎

董宣彊項程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為洛陽令時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  
出以奴驂乘宣侯之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吐  
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召宣欲殺之宣曰  
陛下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請自殺即以頭  
擊楹流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兩  
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  
吏不敢至明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  
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  
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京師號為卧虎歌之  
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序曰魏  
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  
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  
怒逐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  
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  
知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上卿舊本翟璜誤  
作任座

紀昌貫虱養由號後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勢弓而獸伏鳥下飛衛  
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  
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  
以目承牽捩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以告  
衛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  
後告我昌以斃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寢大

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立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  
本紀昌誤作甘蠅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獲王自  
射之則博矢而熙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  
發而獲擁柱號矣

馮衍歸里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  
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  
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  
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  
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  
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

四百三十一

卷三

十一

四六中

其實遂廢於家塢墮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  
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  
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繫  
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 吳志張昭

字子布彭城人博覽衆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  
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  
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  
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  
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  
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  
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

克責昭不辱己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  
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蘇韶鬼靈盧充幽婚

三十國春秋曰中年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  
馬盡日而行著黑介幘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  
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  
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  
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

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  
府女墓充因獵逐麀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  
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  
將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

四百三十一

卷三

十二

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  
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三年三  
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  
于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列車  
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梳一枚俄而  
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  
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  
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公性廉不受私謁子孫

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爲太尉爲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 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爲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柳下直道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買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爲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爲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奏事語兩凶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沮勿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以此侵漁於是痛繩以臬自公卿以下至庶



人咸指湯後為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為長  
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  
得鼠及餘肉効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遂使書獄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  
內深次骨為廷尉其治放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上所欲釋父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謂周曰  
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  
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後為執金吾逐捕桑  
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  
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治皆酷暴

四十五

卷三

九

業

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三王尹京二鮑糾慝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為郎成帝欲大  
用之出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  
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  
趙張後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章字仲卿泰山鉅  
平人遷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成帝選為京兆  
尹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會日蝕章奏封事召見  
言鳳不可任用宜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  
所陷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  
妻決涕泣妻怒之曰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  
者今不自激印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欲上封事妻

四星雅宜

力德仁

八

女對女  
大而少  
奇知

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  
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死非其罪衆庶  
究之廣漢敬尊互見於後後漢鮑永字君長上  
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  
狗永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隸校尉乃辟扶風鮑恢  
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貴戚且  
斂手避二鮑其見憚如此父宜哀常時為司隸校  
尉為王莽所害子昱中元初亦拜司隸校尉章帝  
時官至太尉

孫康映雪車胤聚螢

孫氏世錄曰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  
交遊不雜後至御史大夫晉書車胤字武子南

晉書

卷三

十五

葉五

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  
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相溫在荆  
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  
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  
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  
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并春五經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  
重之褚裒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  
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  
縣令後為著作郎時典藉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  
相從分作四部祕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

後漢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共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自是隱閉人事

谷永筆札顧愷丹青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

四十六

求三

六

葉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淡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鄉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輝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饋世稱五侯饋以為奇味焉晉書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此不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

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玄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温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

晉書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鼻卓壺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弟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脩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旨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

以酒為生  
公度洋  
他人之願  
似外難舉  
恨長  
一酒中仙

得後為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 晉書畢卓字  
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常飲酒廢  
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  
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  
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  
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  
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温嶠長史

文伯羞鼈孟宗寄鮓

曾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  
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  
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  
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

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 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

宗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  
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  
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  
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以還  
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  
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未生宗  
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  
所感任孫皓至司空

補注蒙求卷第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